

➡➡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，和人交往我有自卑感，尤其在生人面前，我是一点自信都没有，但在网上我就不怕了。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，没人知道我是巨人还是侏儒。

●出生在上海郊区的我，从小没受过什么苦，但只读到初中毕业就辍学了，最大的原因是我身高就1米3，是位侏儒女。我实在受不了老师们看我的那种复杂眼神，还有一些品质恶劣同学的嘲笑，就再也不愿进校园半步。

关于形成我侏儒的原因，我隐约从四下邻居里听到过风言风语，知道个大概。据说我的父母亲是同父异母的兄妹，只是他们在结婚前彼此并不知道，婚后，生下好几个孩子都因为各种原因夭折了，我虽然侥幸活了下来，却是个侏儒。这个传言是真是假，我无法去证实，只是感觉父母长得确实过于相像，而这种相像恐怕不是能用具有所谓的夫妻相能解释的。当然我从来也没敢问父母亲，这个传言到底是不是真的。

在父母家人的心疼怜惜下我日渐长大，在小伙伴嘲笑声里，促成了我敏感而又坚强的性格。在香港回归的那一年，到了二十岁年纪的我也是一位大姑娘了，除了身高短一点，其他方面也都说的过去，长相也不是太难看，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了，父母很是发愁，膝下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的他们，希望招一个上门女婿，目的嘛不言而喻，就是在他们老了的时候，对他们能有所照顾，并完成养老送终的心愿。按理说以我们家的条件也还可以，虽说在上海嘉定的乡下，如果我是一个正常的女孩，招个上门女婿不是很难。
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有很多外地人都到上海来打工，招亲无望的父母甚至想给我找个外地男人，却又不那么甘心，结果一拖把我的终身大事拖到了21世纪。新世纪来了，我的姻缘也就来了。不过，不是外地人，而是我们本地的，年龄比我要大十来岁，单身，听说曾经因为偷盗被劳教过，所以三十好几了还没结婚，在我们当地一家镇办小厂上班，他家里觉得他丢了人，败坏了门风很不欢迎他回家，他也很有趣就住在工厂宿舍里，一年到头基本上不回家。

当时父母和我的想法都是他看上去是个健康正常的人，也有工作，虽然有过坎坷，谁人生路上没有波折呢，总比招了个外地人听上去要好听，当然除顾忌名声好听，父母还认为外地人不可靠，腿一拔走了，找谁去？就这样在父母的操办下，我和这个叫付阿根的男人结婚了。虽然是招上门女婿，但父母还是把婚礼办得很隆重，我们去拍了婚纱照，在饭店举行了婚礼。想想身边的人曾经是个劳教犯，心理多少感到憋屈，但我们两人站在一起，我就想，我这个侏儒女也只能嫁这样的男人了。

●应该说婚后一开始的生活还是比较幸福的，付阿根在厂里上班，父母在靠近镇子上的路口为我买下店面房，开了一家便利超市，主要卖给外来务工人员，生意上还是很赚钱的。付阿根下了班，或者是休息日也帮我进货，打理生意，我父母有时也过来帮忙。婚姻还算美满，不过，不知道为什么都结婚两年了，我却没有怀孕，这个让付阿根很是着急，老问我怀不上是不是因为我身高不够。

其实我也担心是这个原因，就让父母来帮我打理超市，跟付阿根休息日到市区里妇幼保健医院，找专家诊断，结果是付阿根的问题，这个对他本人和我的父母打击都很大，他娶我当然希望我给他生孩子传宗接代。而我的父母就我这个侏儒女儿，当然希望我能为他们添个外孙子什么的。我倒没想着非要生一个小孩，我怕生出的孩子会遗传我的身高，这样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又将和我一样遭受歧视，即便随他父亲和他父亲一样高，想着有一个劳教过的父亲，给孩子心理也会留下阴影。顺其自然吧，能生更好，不能生也不强求。

尽管医生说通过治疗，还有康复的希望，也按医生的吩咐配了药吃，却迟迟不见效。为此，我们还听从母亲的建议，到普陀山去烧香许愿，也没见起作用。原本对生活就有点心灰意冷的付阿根显得更加消沉。抽烟很凶的他又沾上了酒瘾，经常喝得烂醉如泥被朋友和同事架回来，后来又染上了赌博的毛病，工资输光了从我的小超市里拿营业额。如此还不把家产败光了。我虽然没和付阿根大吵大闹，却背地里流了很多伤心泪，怪只怪自己命不好，是个侏儒女。

一次，付阿根喝醉了，骑电瓶车被土方车碾压身亡的。肇事司机没有逃跑，按处理如数赔了钱。他的父母亲找上门来，拿走了一半赔偿金。我的父母骂对方不要脸，儿子都不要的，死了又要来钱。我劝慰父母不要这样说，人家毕竟是死了儿子。

父母用得到的赔偿金和我经营超市的收入，还有他们近一生的积蓄，在嘉定城区买了一套商品房。2004年买的，那时候上海郊区的房子还不像现在高得惊人。吃喝住什么都不愁，父母还是为我的婚姻大事发愁，说将来他们老两口去了，你咋办呢。而此时我虽然30岁不到，却是二婚再嫁，又是侏儒，想找个好一点的男人更难了。而经过第一次婚姻的失败，我不愿凑合再找了，心想找不到就不嫁呗，嫁一个只知道吃喝赌的男人还不够受气的多，一个人多自在。

●超市的忙碌主要在晚上和双休日，所以一天中很多时候，我是比较闲的，就是人不能离开了。以前闲着的时候，我喜欢看《故事会》、言情小小说什么的，要不就是看一些很长的电视剧。后来网络普及了，我又迷上了网络，喜欢上QQ聊天。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，和人交往我有自卑感，尤其在生人面前，我是一点自信都没有，但在网上我就不怕了。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，没人知道我是巨人还是侏儒。

平日里喜欢看点书的我，和人在网上聊天时，言语还是比较有文采的，也很会幽默。很快我就有了好几位固定的网友，有男也有女。而这其中有位网名叫燕赵悲歌的男孩和我最聊得来。开始只是开玩笑说些你情我爱的话，后来如果有一天不见他上线，心里就有失落感。还好这位燕赵悲歌是在网吧做网管的，上网比我还方便。和他聊天能聊到深夜也不困。

燕赵悲歌说他爱上我这个江南美女了，我说我是侏儒，他说他和潘长江有一拼，也不高。浓缩的都是精华，他说我们应该强强联合，把精华组合到一块。在一个阳春三月，燕赵悲歌从他河北老家衡水来到上海嘉定，见了面我就失望了，如果燕赵悲歌真和潘长江似的，我倒是满心欢喜，失望的是燕赵悲歌长的像为衡水老白干做广告的电影演员胡军。我知道我配不上这个燕赵汉子，明白的告诉你他太帅了，娶了我你会委屈的。

或许燕赵悲歌是真的喜欢我，或许是他有着北方男人的真性情，他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,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
请勿对号入座。

王志强 摄

组合 I



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

口述/娃女 整理/刘千荣

侏儒女的三段情

选择了留下和我结婚。我这边我的父母虽坚决反对，但架不住我的坚持，虽没有热闹办婚事，却是领了证的，这种结婚方式很像网络中说的“裸婚”。燕赵悲歌也确实有北方男人的耿直，但他却像个孩子，太贪玩。让他陪我看超市，他说人不能走开，太受约束了。我一想本来我一个人都能忙过来，让他一个大男人陪我看店确实不大合适。正好镇上新开了一家比较大的网吧，就让他应聘重操旧业做了网管。

燕赵悲歌真名叫赵林，有着北方男人的大男人主义，平时就不大顾家的他，在我怀孕的时候也没日没夜的泡在网吧里，就是休息也是和朋友们出去瞎逛。我父母说了他，他有所收敛，但我知道他心里憋屈。勉强干点做饭洗衣的活，也是一点腔调都没有，再说我也吃不惯北方口味，也看不惯他笨手笨脚的样子。所以忙前忙后的还是挺着大肚子身材矮小的我。

●孩子出世了，是个女孩。赵林的脸就拉长了，说他家是三代单传，这生了个女孩咋办？我心里暗自感到一丝不安，多少有点后悔不该从网上找一个北方男人做老公。我的父母就说现在计划生育控制不如以前那么严厉了，可以再生二胎。赵林虽然嘴上说是，但心里面是不高兴的，这从他平日的言行举止能感觉出来。

孩子出世还不满半个月，赵林的爷爷病逝了，他家里打电话让他回去奔丧。他当时就泪如雨下，说从小爷爷最疼他……我马上帮他收拾行李，让他尽快上路，最后看他爷爷一眼。没想到赵林非要我和他同去，说我这个孙媳妇理应一起哭一哭他的爷爷。我是哭笑不得，说我要是不是在月子中，你不说我也随你去奔丧，顺便去见一见公婆，认认家门。两家要是离着近，我也能撑着去一下，这么远的路，就算我身体吃得消，那孩子受不了啊！

赵林的小孩脾气上来了，说无论如何我得和他一起回去，我说这不可能。结果赵林临走撂下一句话，说我不和他一起回去，他回去就不来了。我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了，说你不来就不来吧，心里后悔当初没听父母的劝告，去网上找什么老公，如果赵林真的不回来，我这该怎么办。父母就劝我说，赵林那说的是气话，就算他不要你了，他能舍得孩子嘛。但凭我的直觉，这个燕赵悲歌会从我身边消失的。果然，赵林如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头，因为这个男人准确的说还是一个大大男孩，还没做好为人父，为人夫的准备。我的第二段婚姻就这样结束了，留给我一个女儿，也留下了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的深刻教训。

本来就有侏儒残疾，又拖了个孩子，再想找个中意的男人把自己嫁出去真的难了，我也死了再嫁人的心，有个女儿我就知足了。但父母一直都在为我着急，为我物色，说要不找个忠厚能干的外地打工人的吧。但前两次的婚姻给留下的创伤太重，我不想找了。以前，一个人过是孤单，但现在有女儿了，不会孤单寂寞了。

●在嘉定城区买了新房后，我的父母就搬到新

家住，原来的老宅就出租给外地人了，两层楼，加上院子搭建的几间小房，整个院落都租给了外地打工人的，原来整洁安静的家，现在成了大杂院。每到收房租的时候，我的父母会从嘉定城区赶过来，到我的超市里吃晚饭才去收房租水电费什么的，因为那些打工的，白天上班找不到人影，只有晚上才能见到人，即便如此有时还不一定碰得上，也有欠着房租没给，却在夜里偷偷搬家跑了的。

梅雨天的一个周末晚上，我的父母亲趁雨停去老宅收房租。记得那天特别闷，人稍微动一下就是一身汗。没一会我就接到母亲打过来的电话，说我父亲气晕过去了。我忙把孩子交给隔壁做服装生意的阿姨照看，自己骑着电瓶车赶到老宅。父亲人偏胖，本来心脏就不大好，和一家房客吵了一架。隐约听说住楼上的几个女人是鸡婆，经常会带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来往，拖着房租不给还见不着人。这次终于让父母亲碰到她们一群人都在，让他们把欠下的三个月房租都付了，不想他们女的辱骂，男的威胁说要钱就打人。我的父亲当时就气晕倒在我家老宅的院子里。

这帮蛮不讲理的狗男女更不会把我这个侏儒女放在眼里，我也没打算和他们讲啥道理，先是拨打了110，又拨打了120。110带走了鸡婆等人，120的车则把我昏倒的父亲拉到了医院。这当中，一位被人喊做大李的男人相帮着把我的父亲抬到救护车上，就在医院当保安的大李在我父亲住院的时候同样帮过我们不少忙。母亲说这个四十多岁房客也挺可怜的，河南人，听说在老家时就死了老婆，来上海后找了个四川女人，两个人就租住在他们老宅的楼下，后来四川女人卷了他们全部钱款跑了。这男人却乐观大度，人家都劝他报案，他却说算了，好歹也夫妻一场，为那点钱让人家去坐牢，没必要。

我父亲被医院诊断为心肌梗死，虽经医院极力抢救，还是没能留住他的性命。一直都为我操心的父亲永远的去了，母亲说我们家没男人不成，让我赶快找一个。母亲说大李人很好。我说人能看上我吗，这么高一点。母亲说她托人问一下大李的意思，我则怕被拒绝了，丢人。但母亲还是托人问了，因为从大李租住咱家的房子时，母亲就注意观察大李，认为大李为人非常厚道，把我托付给他，母亲说她放心。

出乎我的意料，大李居然同意了，说是别嫌他家穷就行了。就这样我第三次结婚嫁人，似乎生命中注定就该我找个来上海的打工人的。大李是个忠厚的好人，保安是三班倒，只要他休息在家，卖东西、家务活全包，我只管带我女儿的事，这时候我才感到我是嫁了好男人，感受到婚姻的幸福和家庭的欢乐。

乐观的大李整日里嘻嘻哈哈的，其实我知道他内心是有压力的，他说他在老家念高中的儿子说什么也不愿认我这个侏儒妈妈，他的老乡也笑他娶我这个侏儒女是想上海户口，看上我家有房子了，日后要是拆迁了，还能得到补偿。我则劝他身正不怕影子歪，我们过我们的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让别人去说吧。如今大李与前妻的儿子考学进了上海一所大学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，过着安康幸福的生活。